



华灯初上，窗外已亮起路灯，一束淡白色的月光落进练功房里。

屋内没有开灯，漆黑一片，月影笼罩下，人影晃动。

阮荨荨记不清这是第几圈了。角落里，她的手机无声地闪着光，一亮一暗，一暗一亮。她瞥了一眼，视若无睹，继续转圈，一只脚成半脚尖站立，另一只脚折起，旋转，落地……手机还亮着，打这通电话的主人很执著，挂断后几秒又重新打进来。

阮荨荨做完最后一个高踢腿的动作，脚跟落地，吐了口气，收工。

她转身抽出搁在栏杆上的毛巾，随意擦了擦汗水，朝墙角走去，拿起地板上还在闪烁的手机，低头看了眼时间，八点整。

然后，她接起电话：“嗯？”

电话那头传来室友陶大宝粗犷的声音：“我的姑奶奶，你在哪儿呢？”

阮荨荨走进更衣室，将手机夹在耳边，开始换裤子：“马上出来。”

大宝两眼一黑，顿时歇斯底里地吼道：“什么，你还没出来？到底是你捉奸还是我捉奸啊？这么冷的天，老子在门口等你大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前，大宝打来电话说，她看见邵北跟着一个女的进了一家五星级酒店。她叹着气脱了衣服，身上只穿着小内裤和文胸。她身材很好，脖颈精细，锁骨秀气，平坦精致的小腹，马甲线若隐若现，下面是一双修长匀称的腿。她很白，在微弱的月光映衬下，肌肤雪白细致，唯一美中不足的大概就是手腕上那些横七竖八、杂乱无章的小伤疤。

目光淡淡掠过，每看一次，心便往下沉一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看，这些都是你曾经干的蠢事。电话里的大宝还在骂骂咧咧。她将手机拉远，蹙眉道：“马上。”

大宝感觉自己要炸了，不过瞬间被她后半句话给浇灭了。

“对了，校庆你们部门还差几个赞助？”

大宝是外联部的部长，今年学校校庆忽然提前，眼看就要开始了，

赞助商这边她还没谈妥，声音蔫了下去：“两个。”

“好，我明天帮你去谈。”

大宝见目的达成，眯着眼笑了：“等你多久都没关系。”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阮苾苾对谁都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可那些赞助商偏偏就愿意买她的账。大概是因为她漂亮？谁知道呢，这毕竟还是一个看脸的社会。

阮苾苾确实漂亮，从小就长得漂亮，小时候放在孩子堆里惹眼，长大后站在人群堆里依旧惹眼。特别是那双眼睛，大宝说，给她安个尾巴，就是一只妥妥的“狐狸精”。

不过，“狐狸精”也有被劈腿的时候。那估计是遇上“白骨精”了。

半小时后，阮苾苾站在中意酒店808的房间门口。及腰的黑色长发被扎成一个发髻盘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耳朵精致。

她已经换上平时的衣服，厚厚的黑色长款羽绒服，下面套着黑色小脚裤，一双长腿笔直匀称，脚上穿着驼色雪地靴，整洁大方。

808的房门跟别的客房不太一致，大门装潢精致，大宝说这是个顶配的大套间。阮苾苾面无表情准备敲门，被身后的大宝拉住：“你有病啊，这么敲里面能开吗？能不能专业点？”

阮苾苾斜看她一眼，点点头，往边上退了一步，耸肩道：“你来。”确实，她承认，在捉奸这方面，大宝是专业的。

只见陶大宝从身后的黑色大包里掏出一件不知道从哪儿抢来的工作服，迅速套上，又往头上扣了顶鸭舌帽，彻底遮住她的脸。过了一会儿，她又从包里掏出一台小型的DV。阮苾苾咋舌：“我的相机怎么在你这？”

大宝翻了个白眼，没时间废话，把相机递给她，压低声音道：“你瞎啊，这有个猫眼，里头一看一个准，要是看见你这么一尊大佛立在这儿，鬼给你开门啊？闪边儿，我来，你听我指挥，你先站墙角那边儿去，等会一开门，你就往里冲，然后你拿着相机赶紧拍那个小三，拍完你就跑，我替你断后揍他们俩一顿，回头咱们再把视频放到校园网上……”

大宝从小就练空手道和跆拳道，还拿过不少奖。细胳膊细腿的邵北根本不是她的对手，阮苾苾完全相信，她一个人可以把他们俩拎起来揍一顿。

“下手别太重。”她打断。

大宝冷飏飏地看过去：“舍不得？”

阮苒苒不屑地道：“谁舍不得谁孙子，我是担心你等会不知轻重闹出事儿来，麻烦。”

大宝吸了口气，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我发现你真挺没心没肺的。”

她无所谓地耸耸肩，拿着DV走到墙角处站好，冲大宝比了个OK的手势。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些紧张，很多年都没有过的情绪，从心底慢慢滋生。大宝会意，敲门，捏着嗓子声音娴熟：“Room service.”

扑通扑通……隔了十秒，才听见里头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

“嘎吱”一声，门锁开了。门开到一条缝的时候，大宝一脚踹向门，冲身后的阮苒苒喊：“快。”里头的人根本没反应过来，手差点被门夹住，大骂了一句：“你们谁啊？”

她立马趁乱抱着相机转身冲进去。一切都是来不及准备的。一双暗沉的眸子直接透过相机的镜头，撞进她的眼底。不过看着眼前的画面，阮苒苒有点反应不过来了，什么情况？偌大的套房，格局跟精装的公寓差不多，客厅的矮几上围着七八个人，或坐或立，吊灯明亮，虚虚实实的光线笼罩在他们身上。

——他们在打牌。气氛闹哄哄的，这套房的隔音效果未免太好了，她们刚刚在外面竟然一点声音都听不见。人影错落间，有一个人正对着阮苒苒的方向，慵懒地靠坐在沙发上，双腿交叠，修长的手指握着一把牌，听见声响，这才从牌堆里抬起头，收起嘴角的笑意，望向门口这两个不速之客。阮苒苒举着相机拍了一圈，也没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隔着恍恍惚惚的光线，她盯着相机的镜头，只见那人高挺的鼻梁，双眸深邃，紧抿双唇，拧着眉，暗沉沉地盯着她，哦，应该是看着她的镜头。

来开门的是一个理着板寸的帅哥，指着阮苒苒怒斥道：“你拍什么拍，你到底谁啊？”大宝走上去一把握住那男人的食指，用力往下一掰，口气比他更狠，“你再瞎指，老子踢爆你，人呢？我刚刚明明看着他进了这个房间。”

只听“咯噔”一声，骨头错位的声音。那人疼得龇牙咧嘴，蹲下去，眼睛发红，咬牙切齿。矮几上的几人都惊呆了。

房间内有片刻的安静，一些隐约的声音传了出来。客厅旁边还有一个小房间，很小的一个房间，按照格局应该是厕所。声音似乎是从那里头传出来的。阮苒苒举着相机走过去。所有人面色凝重地看着她，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过去，走越近，声音传进她耳朵里，越发清晰。

一些细碎的声音响起。

“这女的长这么漂亮还会被劈腿？”

“难说，男人抵不住诱惑，正常。”

“……”

坐在沙发正中的那个男人，目光一直落在阮荨荨身上，上下打量。她身段姣好，所有的凹凸都恰到好处，只是脸色煞白，表情复杂。

阮荨荨在门口安静地立了一会儿，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不敢推开那扇门，女人嘛，多半闹闹就过去了，哪敢真撕破脸？

众人皆是一副看好戏的神情，隔了半秒，“砰”的一声响起，众人吃了一惊，只见她猛地抬脚踹开了厕所门，举着摄像机对准里头的两人。

阮荨荨认得这个“白骨精”，张曼，跟她一个系，不同班。她目光渐冷，重新调整相机的角度。张曼尖叫了一声。邵北几乎不耐烦地转过头，直到看清门口那张脸，顿时僵住：“荨……荨？”

阮荨荨举着相机，声音有些鄙夷：“继续？”

众人惊讶得嘴都合不拢了，下一秒，大家似乎都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她刚刚并不是不敢，并不是在犹豫，她只是在等一个最佳的时机。这给那男的造成的心里阴影面积都可以覆盖整个地球了吧？

古话说的好，黄蜂尾后针，最毒妇人心。果然长得越漂亮的女人越不靠谱，蛇蝎美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女的够心狠手辣。

套房内，众人表情各异。

“张曼这随时随地都能……的破毛病能不能改改？”说话的是一个戴着黑色帽衫的男人，坐在沙发一角，跷着二郎腿。他斜对面坐着一个瘦高个儿，梳着大背头，忍不住搭腔道：“唉，这妞长得贼漂亮了，干得也太漂亮了！”

“哦，哪里漂亮了？”

“颜正，腰细，腿长……就是看上去有点冷，有点像……”大背头看了眼身边的男人，有些懒散地仰靠在沙发上，他低声说，“生气的样子跟十一一个样。”

黑色帽衫：“小白……听哥一句劝，长得越漂亮的女人，越不靠谱，胸大的，看得见，摸得着，才最实在。”就怕别人不知道你喜欢胸大的似的。

阮荨荨回头，冷眼扫过去，两人顿时噤了声。那眼神，简直是女版周时亦。她收回视线，眼光略过坐在沙发正中央的那个男人，那人忽然

直起身，往前倾俯，手肘撑在膝盖上，低头看着手里的牌，拧着眉头颇有些不耐烦。

他握着牌的手指干净修长，骨节分明，食指无意识地一下一下敲着牌，表情寡淡，隐隐透出一丝不耐。身边一个戴帽子的男人突然勾住他的脖子附在他的耳侧说了句什么，那人忽然抬头看向她，扯了扯嘴角，又转回视线，表情似乎有点……不太愉快。

阮荨荨不动声色地别过头，重新看向厕所里的两人。

张曼穿好衣服，戳了戳邵北的肩，朝门口一指：“你女朋友？”

两人都是北洵音乐学院舞蹈系大四学生，虽说快毕业了，也许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见了，不过邵北这样……确实让她很难堪。

不等他答话，阮荨荨合上相机，口气稀松平常地说：“你要用着还行，那就给你吧。”

邵北一言不发地靠着卫生间的墙抽烟，吞云吐雾，不解释，没辩解，连看也没看她，气氛尴尬。阮荨荨打小就是孩子王，闯祸精，走到哪儿祸闯到哪儿，受了委屈也只是拍拍屁股站起来，但受委屈的时候很少，她向来是个鬼灵精，有的是办法让别人吃亏。

来的路上，她安慰自己，两人在一起不久，连嘴都没亲过，也不存在失身的问题，出轨就出轨了呗，她以后一定能遇上比他更好的。可当她真真切切地站在门口，心里也不是那么好受。然而，木已成舟。邵北不解释，阮荨荨也不打算听下去，她将相机塞进包里，转身往外走。

房间内的人似乎觉得不太尽兴，就这么没了？

没走出几步，那个坐在沙发上一直没说话的男人，突然开口：“等等。”

他的声音很好听，低沉而磁性，眼神如一口深井。

阮荨荨收住脚步，回身瞥他一眼，挑眉：“什么事？”那人盯着她手里的挎包，示意她将东西留下，他的眼睛真的很好看，下眼皮的卧蚕很性感。

阮荨荨冷哼一声，将包往肩上一挎，目光挑衅。“这还有你的事？”她盯着他，一字一字地慢慢说，见他抿唇不答，瞬间心领神会，下巴冲张曼方向一点问：“你喜欢她啊？”

张曼别开脸，掩盖不住的欣喜。周时亦没理她，也没看张曼，神情清淡地又重复一遍，只是话语里多了一分警告。阮荨荨根本没理他，挎着包跑了出去。大宝紧跟其后，她关上门，用自己“壮硕”的身躯堵在

门口，拉着门把不让里面的人出来。混乱间，听到有人在叫：“妈的，这个女人为什么力气那么大！”

“你以为呢？我手指头现在还没知觉呢！”

阮荨荨跑到了六楼，躲进一间小杂物室，摸索着墙上的开关，发现已经坏了。她找了张靠墙的桌子，钻进去，掏出包里的相机，食指轻点，翻看着刚刚拍到的照片和视频。里头有一张照片，是她刚进门时太紧张，忘记切换模式，直接按下快门拍到的。

漆黑的房间里，只有相机屏幕发出幽蓝的光。她低着头，盯着相机。照片上的男人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他的短发乌黑利落，脸很小，眼窝漆黑，眼皮底下的卧蚕明显，很性感，鼻梁笔挺，双唇紧抿成一条直线，没有一丝弧度，眉头拧着，深黑的眼底透着一丝被人打搅的不耐烦。

他一身黑衣，黑色衬衫搭配黑色西裤，一双大长腿随意搭着，肩宽腰窄，身材相当好，线条流畅，仿佛隔着薄薄的布料，她都能感觉到他贲张的肌肉。阮荨荨看了好一会儿，发现这张脸有点眼熟。

门口忽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拧门把的声音，阮荨荨心又提到嗓子眼，赶忙将相机放进包里，过了一会儿，声音又消失，脚步声渐行渐远。

阮荨荨松了口气，赶紧将相机里的视频跟照片传到手机上。

1%……2%……50%……数字跳到60%的时候，门被人从外面打开，一丝亮光漏进来，侧身闪进一个人影，然后是房门落锁的声音。阮荨荨灵光一现，咬牙，迅速将手里的相机塞进最里层衬衫里。还好相机不是很大，她刚好可以嵌在里头，随后将羽绒服的拉链拉到顶，确保万无一失后又将手机藏进包里，紧紧抱在胸前，心悬到了嗓子眼。

来人在门口停了会儿，脚步声朝这边走过来，长腿在她面前站定，居高临下地睨着她。阮荨荨蹲在地上，惊讶地仰头看着他：“你哪……哪来的钥匙？”黑暗中，她模模糊糊能看清那人的轮廓，周时亦俯下身，蹲在她面前，手肘撑着膝盖，冲她伸手，声音低沉：“拿来。”

她身子紧贴着墙壁，缩在桌角。房间内突然亮起一束光线，有些刺眼，她眯了眯眼，不知道他在哪儿找到一个小小的黑色手电筒握在手里，冲她晃了晃，口气不善：“是你自己出来，还是我拎你出来？”

阮荨荨抱着包一动不动，下一秒，那人没好气地骂了句。

手腕被人一扯，阮荨荨被毫不客气地拽出来，重重甩到墙上，他的声音又沉了几分，不容置喙：“拿来！”

“砰”的一声，她的后背结结实实撞在冰冷生硬的墙壁上，还真是毫不手软。她的手腕被一只温热干燥的大掌反扣着贴在墙壁，脖子似乎扭到了，只觉得一股钻心的痛，脑仁发疼，只觉眼前一阵晕眩，她咬着牙忍不住骂出了声：“你大爷的！”

阮荨荨看见他拧着的眉松开，嘴角勾了勾，一言不发。小房间里安静无比。寂寥的深夜，隔壁就是客房，传来的动静有些大，这也正常，深更半夜的，谁还跟他俩似的，在这儿“打架”，真是见了鬼了。

周时亦不悦地蹙眉，显然不太耐烦了：“相机在哪？”

阮荨荨白了他一眼，没好气道：“自己找。”

周时亦突然不说话了，目光在她身上来回打量，扬起嘴角，视线最后停在她锁骨的位置。“往哪儿看呢？”她有些不自然地别过头。

他挑眉，忽然往前跨了一步，阮荨荨已经紧贴墙壁，退无可退，他一只手握着手电筒，一只手撑在她的一侧，微微俯身凑近她。

壁咚，男神的必杀技。可这套对阮荨荨没用，她没有粉粉的少女心。如果条件允许，她一定会反壁咚。她的下巴忽然被人捏住，触感是男人指尖特有的粗粝，她莫名有些酥麻，想要挣脱开，却被他捏得更紧，用力掰正，对上他放大的脸上英挺的五官。

两人靠得极近，他的脸就在她的面前，眼窝深黑，口气轻佻：“是你自己拿出来，还是我帮你拿出来。”故意将重音放在“我”字上。

阮荨荨气炸，口气恶狠狠的：“你敢？”

周时亦挑了挑眉，松开她的下巴，直起身，一手插兜，一手握着手电筒，光线打在她锁骨的位置，故意晃了晃，懒洋洋地开口：“我有什么不敢的？”

阮荨荨觉得有些失策，这招如果放在正人君子身上，那是稳赢，谁知道呢，看他坐在包厢里人模人样，挺一本正经的，居然是只衣冠禽兽！偏偏她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如果你敢动，我一定整死你。”显然，对面的男人不当一回事，不耐烦地道：“我数三秒，你自己拿出来。”

“三……”

她试图转移话题：“哎，你是不是爱惨张曼了，你为她做这么多，她知道吗？”男人完全不理她，还在计数：“二……”

但愿以后可别落我手里，阮荨荨腹诽着。

“一。”

她双手抱在胸前，打断他：“等会等会，我拿我拿，我给你拿。”

周时亦挑眉。阮苒苒白他一眼：“那你转过去。”周时亦耸肩，慢悠悠转过身，眼神扫了她身材一眼，似乎有点……嫌弃？

“别偷看啊！”她嘴里说着，脚却往门边一步一步挪。就差一步，当她快要握上门把的时候，手腕一紧，直接被人拖了回去。周时亦站在原地，手臂一伸，轻轻松松让她捞了回去，耳边是他紧绷低沉的声音：“去哪儿？”

他显然没了耐心，不想再跟她耗下去，拎起她抵在墙上。阮苒苒真的很想给他一巴掌。事实上，她也这么做了。

周时亦删了照片和视频，手里掂着相机，见她阴沉着脸，不再逗她，懒洋洋地伸手，递回去。阮苒苒干立着，没有接。他挑眉，冲她略微一点头，揶揄一句：“怎么，还等着我给你穿回去？”

阮苒苒毫不犹豫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周时亦没避，他也没想过要避。然而，阮苒苒没想到他没躲，瞬间愣在原地。他亦收了笑，将相机塞还给她，冷淡地说了声“再见”，就转身离开了回到套房。套房里只剩下张曼和几个女的，他走到门口，听见里头传来几个女生细细碎碎的议论声，讨论的无非就是一些奢侈品、八卦，男人。

周时亦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皱了皱眉，转身往外走。他倚着走廊的栏杆点了支烟，夹在指尖，神情寡淡地低头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幽蓝色的小火苗窜在他的指缝间，忽明忽灭。

不知怎么，此刻他又想起小黑屋里那柔软细腻的触感，如果没有相机，那衬衫下的风景一定相当可观。他忍不住抬手摸了摸脸颊，还有些火辣辣的疼，吸了口烟，想模糊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身影，却只是徒劳，反而越来越清晰。

有人迎面朝他走来，叫他名字。周时亦抽着烟，懒散地应了声。

徐盛走到他身边：“怎么样，追到没……”

话落一半，余光瞥见他脸颊上印着几根红红手指印，徐盛惊呼，伸手摸上去：“你什么情况？”

周时亦掸了掸烟灰，淡淡别过脸，挡开他的手：“小白呢？”

“大包给送回去了。”

大背头是小白，开门的板寸叫大包。

“大包手不是折了，能开车？”



“就脱白了，他自己给接回去了，你别忘了他以前好歹也在部队待过。”

“……”

徐盛不依不饶：“你倒是给我说说，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被女人挠了？”

周时亦深吸一口，烟在嘴里含了会儿，吐出的时候反倒笑了，低头掐灭。“我脱了她衣服。”只是解了几颗衬衫扣，他没多解释。

“厉害啊。”徐盛瞪了瞪眼，看不出来啊，平时人模人样地装禁欲，这就直接上手了？

徐盛是打心里佩服他，这人，似乎永远是这样，无论什么事情他做起来总是得心应手、轻轻松松。读书的时候，徐盛跟他一样，成天打球，吊儿郎当。可每次月考，周时亦前十，他后十。那时候反正周时亦走哪儿都是拎着一个篮球。

有一次晚自习，班主任在讲台上训话，讲到最后的时候，说：“对了，周时亦，以后你课间时间不要出去做操了，在教室里看书，好几个别班的老师都找我反映了这个问题，他们班的女生一到课间操就找不到人，全挤到我们班队伍后头。”

那时候男生大都不愿意做操。周时亦当然求之不得，可徐盛不肯了，凭什么他得做啊，于是他找班主任商量不做操的事，被班主任一口拒绝：“长得帅的留在教室里，长得丑的出去做操。”相当理直气壮的理由。

临走时，班主任还补了一刀：“长得没人家帅，成绩没人家好，想法倒挺多。”后来，高考，周时亦理科状元。徐盛那时才明白，有些人，你永远望尘莫及。

窗外忽然下起大雨，天空黑压压一片，两人靠着栏杆抽烟。

徐盛上下打量了周时亦一眼，问：“哎，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周时亦没明白：“什么？”

徐盛喷了声：“阮尊尊啊！”

周时亦反应过来，低头把玩着手里的打火机，不动声色地道：“你记性倒好。”

“别的我记不住，女人我肯定忘不了，别说她，一中的历任校花我能一个不落给你数出来，阮尊尊是初中部的，我好几个学弟都追过她。”

周时亦转过身，看着窗外的雨幕，没说话。

徐盛靠过去：“我说你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什么故意的？”

“装！我明明记得你以前挺讨厌她的，故意整她的？”

周时亦瞥他一眼，声音没什么情绪：“我有吗？”

徐盛冷哼一声，禽兽，还不承认。

阮荨荨跟大宝回到寝室，只有余薇薇在看电影。

“阿贝呢？”

余薇薇从电影里抬头：“打工呢，还没回来。”

她身心俱疲，脱了鞋，将东西一扔，倒在床上昏昏欲睡，耳边是大宝跟余薇薇说话的声音，听不太真切。

“那俩贱人居然在厕所就……”

“下次，看到邵北我们一人一脚送他。”

大三的课其实并不多，都在忙下个学期的实习报告。舞蹈系没有实习报告要写，于是大家都在忙着找兼职，接通告。

第二天一早，507寝室闹钟准时响起。阮荨荨起得最早，她睡眠惺忪，习惯性地揉着头发走到阳台上做晨间运动。北洵的冬天冷得很快，十二月初的天气，清晨雾气已十分浓重，她站在五楼的阳台压腿，楼下白茫茫一片，偶尔能看到几个在雾中奔跑晨练的身影，仿佛置身仙境。

阮荨荨头发乌黑，又长又直，柔顺及腰。发质松软，散在背后，显得她的腰不盈一握。她睡衣松垮，一只腿笔直立着，修长白嫩，另一只腿架在栏杆上，抬手轻轻松松下压，一下一下，轻松自如，黑发随着她的动作轻微晃动，好似飞舞的蝴蝶。

她做完五十个压腿之后，身上出了一层薄汗，终于感到一丝寒意，紧了紧衣服，嘴里呵着白气，转身进卫生间洗澡。不过，今天寝室有人起得比她还早。她拿着毛巾进去的时候，陈琪贝已经洗完澡出来，正往脸上拍水。阮荨荨拢拢头发，打了声招呼：“你今天这么早？”

陈琪贝往手心里挤了点底霜，说：“嗯，早上还有个路演，九点半结束。”

阮荨荨讶异地看了她一眼，抱着毛巾倚在门边上：“这么赶？十点还有西文史呢，你赶得上吗？”

“跟班长说好了，赶不上就先请假，回来再补签假条，没办法，这

个月手头有点紧。”

“你爸又去赌了？”

陈琪贝画眼线的手微微一顿，眼线歪了，眼角滑下一道滑稽的黑线。她的沉默，说明了一切。活在这世上的每个人，其实都在还债。陈琪贝在为她那个好赌的父亲还债。而她又何尝不是？

西文史的老头还是擅长以说故事的方式讲课，其实上他的课还是挺有意思，他从不照本宣科，从不备课，想起什么，便说什么，有时候洋洋洒洒说一通，与学生们开开玩笑，一节课很快就过去了。大抵真的说满腹经纶，博览群书的人才能做到这样的自信。西文史老头年轻的时候走过很多国家，也曾在英国的一个小镇教过书，他经常跟学生们讲起自己在英国的一些奇遇。故事有很多，阮荨荨脑海里模模糊糊有个大概，却记不大清，只记得他曾说过一句：“这世界上没人是无罪的，也没有人是罪无可赦的。”

下了课，学生蜂涌出教室，阮荨荨给邵北打了个电话。他的声音混沌不清，似乎还没睡醒，一听是她，浑身一个激灵：“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找我了。”

阮荨荨轻笑一声：“出来吧，请你吃饭。”

“去哪儿？”

“食堂，A区。”

邵北到的时候，阮荨荨已经按照平时两人吃的食量打了菜，她笑着冲他挥挥手。他没来由地一阵心慌，她这样笑的时候，必然是有事求他。阮荨荨这姑娘就是这样，慢热、冷漠，可冲你笑起来，就要命。

他来到她面前，站定，挑眉：“怎么突然想到请我吃饭？”

阮荨荨冲他眨眨眼：“怎么？不可以？”

邵北拉开椅子在她对面坐下，看了眼餐盘里的菜品，基本都是她自己爱吃的菜，忍不住勾了勾嘴角。他笑开，双手交叠搭在脖子上：“可以，不过你请人吃饭能不能有些诚意？”

她短促地笑了声：“呵，没请前男友吃屎已经很诚意了。”

邵北真是喜欢她这副牙尖嘴利的样子。他无所谓地笑笑，拿起筷子，往嘴里夹了几口菜，漫不经心地问：“我们真的没机会了？”

阮荨荨瞥他一眼：“你求求我。”

邵北：“求你。”

“你和张曼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呢？”

邵北：“我想过啊，可你能和我‘在一起’吗？”

“滚蛋。”

静了片刻，邵北压低声音：“真没机会了？”

“没有。”

“那你找我出来干吗？”

阮荨荨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手机，在屏幕上滑了几下，将手机推到他面前说：“我要他的电话。”

邵北低头看了眼。

手机屏幕上亮着一张照片，照片中的男人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五官俊挺，眯着眼看向镜头，错愕中带着一丝不满。

他别开眼，没好气地道：“你要他电话干吗？”

“少废话，有就赶紧拿来。”

“没有。”

阮荨荨怀疑地盯着他，邵北耸了耸肩：“真没有，我跟他们不熟，只是跟着张……曼玩的时候见过两次，怎么会留电话？”

她口气笃定：“你没有，张曼肯定有。”

“你到底要干吗？”邵北吼完，突然觉得不对劲，盯着她看：“你不会看上他了吧？”

阮荨荨白他一眼，一把夺回手机，没好气道：“六点之前把号码发到我手机上，就这样。”说完，就起身离去。留邵北一个人原地抓狂，烦躁地抓了一把头发。

六点整，邵北发了一串号码给她。

阮荨荨回：好。

邵北想了想又补充了句：想泡他的多了去了，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千万别顾此失彼，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回到我身边？

不过，阮荨荨显然是没有收到这条微信的。因为邵北刚一发出去，微信就弹出一个灰色的小框：对不起，对方开启好友验证

过河拆桥这招，她用得是不是顺手了点？



金甫公寓。这里是北海市著名的别墅小区，也是北海市房价最稳定的楼盘之一，不论外界房价炒得有多高，金甫公寓总有着有一股“我自岿然不动”之气，反正你们买不起的永远都买不起。

冬天的夜晚，行人稀少，街道两旁的白杨树干枯，却依旧屹立挺拔如钟，白天下过毛毛细雨，地面半干不湿，空气中的湿度骤降，夜风寒冷。偶尔有车灯一闪而过。昏暗的路灯拉长了树木的影子，显得格外寂静。

B栋2-1，屋内，闹哄哄一片，与屋外的宁静形成了极致的反差。

一楼大厅，水晶吊灯明亮，十几人全部围在一张牌桌上，或坐或立，脸上表情不一，兴奋、失落、激动、疲倦……人群中时不时爆发出几声尖叫、喝彩或不甘的抱怨：“周时亦你够阴啊，手里到底留了多少大牌。”有人心有不甘。

打牌跟做人一个道理，永远不能让对方知道你手里还有什么牌，同时又不能把别人的路堵死。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被点名的人不动声色笑笑，头顶的灯光仿佛只落在他一人身上，他握着牌，不轻不重地摊在桌面上，安静坐着，但笑不语。

“周时亦，你赢那么多，请消夜。”不知是谁起哄道。

他一晚上确实赢了不少，堆在面前的钱全是赢来的，加上之前徐盛输的，他给连本带利赢了回来，低笑着站起身，将面前红红的一沓钞票往桌中间一推，

“好，你们接着玩，算我的。”说完，他拿起桌上的烟和打火机往庭院走去。

寒冬的深夜不是一般冷，刚推开门，外头萧瑟的冷风鼓了进来，一瞬间吹乱了他的头发和衬衣，脸上感觉刺骨的疼，不过脑子清醒了很多。庭院里种着一棵国槐，是徐盛爷爷死那年种的，如今已枝繁叶茂、亭亭如盖。外围一圈是半人高的红木栅栏，其实也是多余的，徐盛这房子到

处都是报警系统，围这个栅栏纯粹是为了装饰。

周时亦走到木栅栏前，身姿挺拔地立着，抽出一支烟，偏头点燃，含在嘴里，抽了几口，就听见身后的门被人推开，有脚步声渐近。听脚步声是个女人，他没回头，目光依旧落在不远处的小树林里，指尖的火光在漆黑的夜里明明灭灭。

少顷，周时亦手边陡然一空。张曼不知何时来到他身边，将他手中抽了一半的烟夺走，放进自己嘴里，深吸一口，表情惬意，烟雾浓重，她目光大胆地看着他，笑着舔舔唇，又将嘴里的烟还给他，

“不好抽。”

周时亦瞥她一眼，看着那半截烟，没接过，声音清淡地道：“扔了吧。”

张曼笑出声，也没在意，松开手，烟头掉在地上，烟灰断成好几截，她用脚尖踩灭，又碾了几下，说：“十一，你别老这么端着。”

周时亦看她一眼，扯扯嘴角：“我都不嫌累，你着什么急？”

张曼侧头看他一会儿，他说话时字正腔圆，嗓音低沉而磁性，又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慵懒，落在这僻静的夜里，好听得令她头发发麻。庭院内无灯，只在门口的墙壁上亮着一盏晕黄的小壁灯，月色很暗，她目光直勾勾地盯在他浑身上下，一遍遍打量。

他的衬衫领口开到第二颗，微敞着，张曼能看见他的锁骨，然后是胸肌隐约可见的曲线，然后是平坦结实的小腹。男人的轮廓隐在昏暗的夜色里，面无表情，眼眸深邃。张曼觉得这浑身充满禁欲气质的男人，无时无刻不在激发她的荷尔蒙。

她滚了滚喉咙，发出一声很轻的“咕咚”。那声音真的很轻，但在这安静僻壤的深夜里被放大了。周时亦不知什么时候又点了支烟夹在指间，听到声音，不觉一阵烦躁，将半根烟碾灭，丢进垃圾桶，转身离开。

忽然，风过，国槐上掉下一片叶子。张曼拦住他，勾勾嘴角，邀请的意思。他瞥她一眼，声音很淡：“让开。”

张曼不肯，绕过他，手扶上他的腰背，精瘦，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甚至能明显感觉到他的背肌，线条流畅，揶揄道：“你到底行不行啊？”

周时亦裤兜里的手机震了震，眼底沉静波澜不惊。他推开张曼，迈腿离开，抛下一句：“我没工夫陪你玩。”他就算要找女人也不该是她这样的，那该是什么样的？他的脑海里忽然不合时宜地蹦出一张脸。疯了。

凌晨两三点，夜已深。热闹褪去，人群散去。周时亦离开别墅，在

停车场找到自己的车。上车后，他并没有立马启动车子离去，而是拿出手机看了一会儿。刚刚张曼在他身边的时候，他的手机震了震，没去管。后来又被自己吓到，一下子忘了看手机，等他想起来再看手机的时候已经凌晨了。

手机里是一条未读彩信，来自一个陌生号码。屏幕上，是一段他前几天刚刚删除的视频。

阮尊尊第二天醒来，看到周时亦的短信：你想怎么样？

她想怎么样？哼！那天他闯进来的时候，视频上传到一半，后来两人在房间里耗了会儿，视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上传到她手机里的云端。

阮尊尊穿着宽松的睡衣，头发全部扎上去，盯着那五个字，来来回回琢磨好几遍。等她洗完脸，穿好衣服，下楼吃早饭的时候，才给他回了一条短信，只有三个字“你说呢？对方毫无回应。”

阮尊尊已经没了吃早餐的心思，草草吃了几口就起身往外走。出食堂门口的时候，遇上了跟室友来吃早饭的邵北，她淡淡地打了声招呼：“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难得能在早上看见你。”

邵北笑笑没说话，室友插嘴道：“哎哟，阮大美女，你好久没往我们院跑了，怎么了？你们俩不是吵架了吧？”

阮尊尊说：“哪能啊，按我们俩这脾气能动手的一定不动嘴。”

室友听出一丝不对劲：“咋的了？来跟哥哥说，哥哥给你做主。”

阮尊尊罢了罢手，指指邵北：“不用啊，他已经是前任了。”

室友愣住，看看邵北又看看她，只当两人在闹别扭，半开玩笑地说：“得，那看来我们院的广大男同胞们又有机会了啊！”

话音刚落，邵北抬起一脚直接踹过去：“滚。”

阮尊尊意有所指：“咦，你们院女孩子那么多，怎么一个个都还想着我们院的？”说完，她云淡风轻地看了邵北一眼，后者尴尬别过头去。

室友不明所以，立马摆出一脸嫌弃的表情，说：“得了吧，就我们院那些五大三粗的女孩子，谁敢啊！哥哥能守身如玉到今天也不容易啊！”

阮尊尊笑了笑，手机就在这时提示有短信，邵北看向她的手机。

“你说啥呢？”突然有人从后面拎起室友的耳朵，来人跟室友差不多高，但因为是女孩子，看上去壮硕一些。室友听声音略耳熟，表情突然一僵，瞬间转为极其痛苦的表情，他不敢回头，无声地问邵北：不是这么倒霉吧？

邵北耸了耸肩，回他：“我刚想跟你说，猴姐在你后面。”

室友挣开她的手，转过头，谄媚又讨好，表情贱兮兮的：“哎呀，小猴，你也在呀，今天怎么这么漂亮啊。哎哟……轻点轻点——不是，猴姐，有话好好说啊，别动手动脚啊。”

“你说谁五大三粗呢？”猴姐再一次拎起他的耳朵，咬牙切齿地说。

“没啊，你听错了，没人说啊，哎哎——打人别打脸啊，给点面子。”

阮荨荨低头安静地看手机，而邵北欲言又止地看着她。

周时亦回她：电话说，等我十分钟。

男人似乎都不喜欢发短信，她回了个：嗯。抬头看了眼邵北：“有什么话，说。”

邵北想问问她为什么删他微信，最后想了想还是说：“这个男的，你还是别惹了。”

阮荨荨听完，拔腿就要走，被他拦住去路：“我跟你讲认真的，我听说他父母不详，来历不明，你也知道，张曼那帮人都是城中的富二代，他一个背景不详的人，能跟他们混在一起，很可疑的，谁知道他干的是什么勾当。而且，有些富二代癖好很特别的……”

阮荨荨冷笑：“这里就数你最没资格跟我说这番话。”

“……”

隔几秒，她问：“他叫什么名字？”

邵北说：“不知道。”

阮荨荨眯着眼狐疑地看他：“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真不知道，我只听张曼叫过他十一。”

邵北说的是实话，他只见过那人两次，两次都是朋友聚会，他除了会偶尔打打牌，其他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坐着抽烟，背影看上去清高又傲气。其实大伙对他也不了解，他好像不是这个圈子的人，但又好像是。

这帮人都是市里有名的富二代，父母几乎都是市里排行前几的富豪，这些人整天游手好闲，玩得很开。High的时候他就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抽烟，有人对他这样不合群的行为表示不屑，也有人不喜欢他整天端着的高清样，但是又不敢明挑着说，毕竟还忌惮着徐盛。

而连老子都管不动的徐盛偏偏对周时亦言听计从的。

阮荨荨哦了一声，没再理他，低头往外走。

那头，周时亦给阮荨荨发完短信，又发了两份邮件。一份是全英文的越洋邮件，一份是公司最近要推行的一个游戏软件的内测公告。等他



发完邮件，又接了个电话，跟阮荨荨约好的十分钟早已过去。

这个电话又将近打了半个小时，主策划还是存在诸多疑虑，这款游戏软件是周时亦自己设计编程的，就类似LOL之类的电竞游戏，毕竟网游的时代已经过去，练等级，砸人民币这些玩法早已过时。

周时亦高中刚毕业那一段，只做两件事，打球和打游戏。除了队里训练，就是跟着室友打游戏。后来，有人把打游戏这件事发展成了职业，满世界各地比赛，拿奖，在所有人的质疑声、非议声中继续前行他的脚步。所以，请永远不要对你所不了解的世界多加评判，你们可以不理解、不支持，但请尊重世上的每一份职业，他们的背后，永远有你们不懂的辛酸和执著。

终于挂了电话，周时亦洗完澡出来，看了眼时间，十分钟内要出门。于是他拿着手机走进卧室，给阮荨荨拨了电话。电话很快接通，他语速略快，声音冷淡：“你可以说了。”

阮荨荨听他的声音，忍不住喊了声，到底谁求谁？“占了便宜就想跑，你以为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

窗外阳光明媚，一束光打进来，衬得卧室宽敞又明亮。周时亦走过去，拉上深色的窗帘，皱了皱眉：“那你想怎么样？”光瞬间被阻挡在窗帘外，房间暗下来，他又折回床前，手机开了扩音丢在床上，拿起挂在一边的毛巾擦了擦头发，随意丢在一边，双手拉起T恤的下摆往上扯，准备换衣服。扩音器里忽然传来：“你得给我脱光，然后让我摸回去！”

周时亦脱衣服的手一僵，有那么一瞬间怀疑自己是不是发了视频通话给她，下意识低头看了眼黑乎乎的屏幕，松了口气。

扩音器里又问：“好不好？”

他闭了闭眼，好你妹！

“嘟嘟嘟……”阮荨荨听见他低声骂了句什么，就挂断了。

507寝室今天没课，临近中午的时候才听到另外两人的起床声，阮荨荨已经从食堂替她们打包午饭回来了，陈琪贝不在，只有大宝和余薇薇，两人接过一次性饭盒狼吞虎咽起来。

大快朵颐之后，寝室飘着浓浓的饭香味，大宝打了个饱嗝，冲阮荨荨献媚：“阮妞，我有个建议。”

阮荨荨此刻正开着电脑看视频，头发松散地扎在脑后：“说。”